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姐姐追問盜刀情

且說閻正芳一聽徐良丟刀，疑是閻齊把他的刀盜來，閻齊不承認，說：「是她！」又附耳低言說了幾句。閻正芳一怔，說：「不能罷？」閻齊說：「大概準是她，沒有別人。」閻正芳說：「徐賢姪，不用著急，我叫你兄弟問問去，再作道理。」回頭叫閻齊，說：「你上後面去問問。」列位你道這個她是誰？原來閻正芳有個女兒，名叫英雲，有一身好本領。她母親鄭氏，此人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的姑母。鄭天惠兄弟二人，兄弟叫鄭天義，有個妹子乳名叫素花。鄭天惠母親去世，繼母王氏，也是一身功夫。這素花是王氏所生，與鄭天惠、鄭天義是隔山。英雲與素花她二人，朝朝暮暮在一處，學練本事，都是王氏所教。這二位姑娘練的武藝，能打暗器袖箭、鏢、飛蝗石，又能識字，看兵書戰策，她姊妹二人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。閻齊是她們手下敗將。閻正芳要是一時高興，與她們比試，俱不是手，也是一半讓著她們，為的她們練習高興。二位姑娘可就縱起性來了，常常恥笑天下男子不如姑娘。二位姑娘起的外號，一個叫亞俠女，一個叫無雙女。不但精習武藝，還學習針黹，品貌端方，性如烈火，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。這英雲見了父母都有些不懼，倒是素花時常勸解，亞俠女也就聽她妹子之言，漸漸也就聽她父母的教訓了。方才前邊閻齊所說的她，就是他那個姐姐。閻正芳叫他上後頭問去，閻齊走到娘親屋中，婆子說：「少爺來了。」

鄭氏老太太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閻齊進來，見了老娘，深施一禮，往旁邊一站。鄭氏問：「我兒有什麼事情？」閻齊就把前邊師兄怎樣來的，怎麼丟的鏢囊與大環刀，見我們後院掛著鏢囊，說了一遍。老太太叫婆子到後院看看，有這個鏢囊沒有？婆子答應，到後院就把鏢囊取來。老太太一看，又問：「閻齊，你可准知道是你姐姐呀！」閻齊說：「除了她沒有別人。」老太太叫婆子把小姐屋中的丫頭找來。不多一時，伺候英雲的丫頭來了。這個丫頭叫五梅，見了老太太行禮，鄭氏問道：「昨天晚上問你小姐上哪裡去了？」五梅說：「昨天晚上小姐身體不爽，天有初鼓時在樓上教我伺候著睡了，我在樓下睡的，今日天到巳刻方才醒來。」鄭氏說：「你可看見你小姐出門去沒有？」五梅說：「小姐身體不爽，焉能有精神出門？老早的就睡覺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去吧。」丫頭去後，老太太對閻齊說：「教你師兄別處去找吧。」閻齊說：「不行，他的鏢囊分明在咱們家，怎麼能叫他往別處去找哪？」老太太一聽氣往上衝，說：「既然問過丫頭昨晚你姐姐沒出門，怎麼你一定說是你姐姐作賊？這是什麼好事哪！」閻齊說：「老娘，那麼問丫頭不行，要打她，威嚇著她，那才說實話哪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就再去找她來問。」閻齊答應，就奔了小姐的院子，不敢進門，扒著屏風往裡瞧，可巧被小姐瞧見了，說：「外面是閻齊麼？」回答：「是。」小姐說：「我這院子也是你常來的地方！有什麼事情探頭縮腦的？」閻齊說：「我找丫鬚來了，與你何干？」小姐說：「你這樣大的小子，找丫頭什麼事情？」閻齊說：「老娘叫我找她，不是我的主意。」小姐說：「老娘叫她有什麼事情？我去見老娘去。」公子說：「很好。」小姐往外就跑，閻齊先跑至老太太屋中，說：「我姐姐來了。」姑娘進來，給老娘道了一個萬福。老太太叫她坐下，姑娘問道：「母親叫丫頭進來，有什麼事情？」老太太未及開言，姑娘見閻齊在老太太身後藏著，指著閻齊說：「準是你這孩子搬動是非。」閻齊說：「你好好把東西给人家罷，人家找上門來了。一個姑娘家，偷人家的東西，有什麼臉面見人！」姑娘一聽此言，氣衝兩肋，要追著打。被老太太把她攔住，叫姑娘復又坐下，說：「到底是什麼事情？」姑娘說：「母親要問這件事情，我也不能隱瞞。皆因女兒昨日，聽見外面一陣大亂，說有了打虎的壯士。女兒把樓窗開了瞧看，只見那扶老攜幼，男女老少，來往之人甚多，全是異口同音，說這個壯士，兩個嘴巴，一個掌心雷，就將那老虎打死了。我越想越不信有此事，故此我假裝有病，早早睡覺，打發丫頭下樓。我換了衣服，開了後樓窗戶，到了我們店中。我打量此人，頂生三頭，肩長六臂，原來也是個平常人物。我一賭氣，把他的衣服盜來，必是閻齊這孩子說的，我也不隱瞞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姑娘疾速把人家東西拿出來，那可不是外人，是你兄弟師傅的兒子，人家找上我們的門來了。你既拿了人家的衣服物件，為何又把鏢囊掛出去？」姑娘說：「母親，打算你女兒真出去作賊哪？偷了人家的東西，必然是嚴密收藏，怕人知道。我是特意掛出去，只要他找來，我定要領教領教他這個掌心雷。我也不管他是師兄，是師弟，我也不能把衣服還他。閻齊你與他說去，他要東西，一絲一毫也不短少他的，就是要領教領教他這掌心雷是怎麼個打法。」閻齊說：「你就會坐在家裡說這現成的話。我怎麼對他說去？」姑娘說：「依了我兩個主意，我就把東西給他，要不依著我這兩個主意，不用打算要出一點東西。」閻齊問：「哪兩個主意？」姑娘說：「叫他過來，我們二人比量比量，他勝了我，就把衣服給他，拳腳刀槍暗器，姑娘一一奉陪；要是勝不了我，甘拜下風，我也把東西還他。如他不敢與我較量，叫他從前邊一步一磕頭，給我磕到後院，我也把東西還他。就是這兩個主意，叫他自己挑選去罷。」連老太太說了半天，姑娘說：「非如此辦法不行。」閻齊只得氣哼哼說：「我就去說去。」閻齊直奔前邊而來。閻正芳見閻齊去夠多時，方才回來，忙問：「可是她不是？」閻齊說：「誰說不是她呢？」先把鏢囊拿出，給他父親一看，隨後給與徐良。閻齊對閻正芳說：「請父親出來說話。」爺兒兩個人，到了外邊，徐良在窗戶內，用耳往外聽著，正是閻齊向閻正芳說：「姑娘兩個主意，或比試，或磕頭，不然這東西，全是不給。」閻正芳也是著急，這姑娘素常養的驕縱，大概自己去說，也是不行。徐慶在屋內說：「親家有什麼話，到屋內來說罷，怎麼背地裡說話？難道說，我們父子還是外人？莫非姑娘愛那口刀哇？只要她愛，我作主就教小子給她。」閻家父子進屋內說：「不是。」徐良說：「兄弟、伯父，你們不用為難，方才你們說的話，我已全然聽見了，要教比試，天膽我也不敢，我只可就是磕頭。」徐三爺問：「怎麼教磕頭比試？」閻齊見被徐良點破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說，只可一五一〇的說了一遍。閻正芳在旁，也是為難，說道：「親家，也不怕你恥笑，我們這個姑娘，實在是養的驕縱，全不聽父母的教訓。」徐慶哈哈大笑說：「我這位姪女，必然本領高強，技藝出眾，若非本事高強，焉敢與人較量，這樣姑娘，我是最愛惜的。咱們老兄弟，英雄了一世，兒女們必得豪強，要是軟弱無能的兒女，要他則甚？姑娘要打算和你姪兒論論武藝，據我想這件事情，可以使得。咱們不是外人，我的兒子，如同你的兒子一樣，你的女兒，如同我的女兒一般，就叫他們比試比試，也不要緊。要是外人可不行，這必是姑娘聽見咱們小子會使掌心雷，心中有氣，少時把小子帶過去，叫他姐姐打他幾拳，踢他幾腳，出出氣就算完了，這件事教我想著極容易的。」閻正芳大笑道：「親家真是一個爽快人。」徐良說：「爹爹，這件事可使不得，我情願磕頭，也不敢比試。」閻齊說：「使不得，不能叫哥哥磕頭。」徐慶說：「不用聽他，我的主意叫他比試，如不遵父命，即刻就殺。」徐良一聽無奈，說：「天倫，孩兒要與人家姑娘較量本事，教外人知曉，豈不恥笑。」徐慶說：「不是外人，要是別人，我也不教與人比試。」閻正芳說：「正當如此。」徐良無奈，方才點頭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家人進來報道：「李少爺到了。」忽見從外面進來二人，一個是穿黑褂，面如鍋底，一個穿的是豆青色衣襟，面如瓜皮。到了屋中，與閻正芳見禮已畢，正芳引兩人與徐慶見禮，說：「這個叫巡江太尉李珍，是我的外甥男；這個叫細白蛇阮成，是我的徒弟。」二人過來，與徐慶磕頭，徐三老爺把他們攙住，又與徐良、閻齊見過禮，然後落座。閻正芳說問：「你們二人，從何而至？」二人說：「皆因我們盟兄鄭天惠，他師叔一死，與他師傅、師兄前去送信，依著他本不肯去送信，是我們二人勸他，免得日後倒教他們問住。無奈之何，他才上徐州府把靈封起來，我們替他看守。一去總沒回頭。我們二人找他師兄，無影無形。他師傅全家喪命，我們回來，他已然把師叔埋葬了，人已不知去向。」徐良正要告訴他們，後面婆子請大爺。閻齊出去，復又進來對正芳說：「我母親問問方才那件事情，怎麼辦法？」徐慶說：「不用問你父親，我作主，大家一同上後面去，我還正要見見姑娘哪。」說畢大家投奔後面，徐良與姑娘動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